**friendship/友谊(Yǒu Yì)**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QIU Zhijie | 17 Apr 2022 |

中国古书《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同志为友”。也就是，“朋友”被定义为志同道合的人，朋友相处是为了提升道德，“君子相友，道德以成”，“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子路》中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这里“朋友”之间可以互勉、督促。互帮互助主要是在精神需要的层面上发生。在《论语·季世》中孔子提出交友的三个原则：“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他并不注重交往强大的、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朋友，而是强调朋友的品格端正。也就是说，“朋友”是用来满足很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相互促进。灵魂相交，甚至于超越时间和距离，是非常理想化的。

但是在甲骨文中，“友”字是向同一方向伸出的两只手。也就是在你做某事的时候有一只手伸出来帮助你。这时候“友”是一种加持和助益。也就是说，在这个字的原始意义上，“友”是互助，是带来利益的。这更符合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友谊”的理解：朋友是协助者、赞助者、支持者和顾问，有时甚至是共同行动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互惠利他主义的友谊观和联盟模式的友谊观也是有市场的。这和上述古代经典中所描述的友谊显然有一定出入。

因此，在中国，底层和精英之间的友谊观可能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

底层民众更符合近现代社会学、经济学所描述的互惠的社会互动模式，他们寻求友谊更多考虑到利益。所以底层讲究广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江湖义气”更接近于联盟模式，对于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也就是“回报”总是十分注重的。“朋友”不仅是一起分享共同兴趣和共同喜爱，而更重要的是合作，是可以一起面对困难，在你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甚至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生死的人。所以底层的人认为最好的朋友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在“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思路下，底层的中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形成了关于“朋友”的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他们在生活中安排了从非常淡漠而疏远的朋友，到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宽泛的谱系。

从非常疏远的“点头之交”和“酒肉朋友”开始，由共同兴趣形成的朋友关系如赌友、酒友、诗友；发展到慢慢深刻的交往，成为密友、挚友、深交；到长期的交往成为老友甚至世交；

再到最好的朋友，从“你说什么都对”的“莫逆之交”，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刎颈之交”；

发展到最高层次，最好的朋友之间成为家人，男子互称“兄弟”女子互称“姐妹”。人们建立起虚拟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结义”。所谓“义结金兰”，是指在结义的仪式上互相交换“金兰帖”，这些仪式往往包含歃血为盟，这就说明了其“结盟”的本质。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中国人灵巧地游走于不同远近亲疏、或深或浅的朋友交情之间。时时联络互动，维护着即使是并不深刻的友情，以备在不时之需调用“弱关系的力量”。这种相对疏远的朋友之间交往的禁忌甚多，礼仪繁琐，可见维护关系的成本不低。

同时对于更深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人则非常依赖和依恋，也投入相当深厚的感情，从中构建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到了这个层次的关系，朋友之间就会随便的多，他们时常可以分享隐私，也可以不请自来，因为他想念你的时候是情不自禁的，而朋友之间有责任对此加以谅解和包容。

在最深的交情中，底层中国人的人也要求“真正的友谊”必须是终生不渝的，他们对此十分信赖，一旦遭受背弃则受伤极深，整个社会都会同意报复行为。即使是江湖帮派也可以做到“肝胆相照”，“为朋友两肋插刀”。人们把“义气”作为重要的信条，背叛者会遭受严厉的处罚。传说中的关羽被打造成了义气的守护神。

而“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也被人利用来绑架和培养自杀式袭击的刺客。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提及的历史上有名的几位刺客如豫让、专诸、聂政、荆轲，都是被平时施以恩惠，然后受命以死酬答知己。

中国古代关于友谊的最著名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描述了底层构建互惠共通体的模式。

另一个则是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反映的是精英阶层所推崇的无功利的精神交往。这种无功利的精神交往被认为是“芝兰之交”。《庄子·山木》中说:“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这样的友谊主要不是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而是用于精神的完满和提升，也就是在“君子”们那里，益友可以“辅仁”。在“高山流水”的故事中，这种类似于前定冥契的精神共同体的建立被极大地神秘化，它的发生甚至不需要相互的了解与认知，不需要日常相处的互动，不需要相同的经历或出身背景---真正的知音将以神秘的方式心心相印。

而互惠的利益所结成的关系则被贬低为是“小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种说法逐渐被演化成“君子以义相交，小人以利相处”或者“小人聚以利”的激烈言辞。“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

既然无功利之交被认为是最高的友谊，逐渐地在中国文人中兴起这样一种话语：朋友之间可以像伯牙和钟子期一样缺乏日常交往，那么也可以是平时从不见面的好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朋友或许还互相牵挂着，书信往来。像杜甫思念李白时所写下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在今天的人看来显然会误以为是过于浪漫的同性关系。更极端的要求则是连相互思念也不需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在这种思路的诱导下，中国精英文人也就是“君子”们，逐渐走向了表演孤独的道路。因为孤独的人很可能意味着择友标准更苛刻，所以疑似比较高洁。所以历史上一再有人声称“只有梅花是知己”----只有某些特定的植物如梅花、兰花或竹子，或者石头，或者云或者水，或者古人，才和自己存在着最深刻的友谊关系。

唐朝的诗人白居易说“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此君又有另一首诗说：“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宋人谢枋得有诗“孤操爱结泉石盟”，同样是北宋朝的书法家米芾传说见到一块石头便整理帽冠，对着石头下拜道：“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此足以当吾拜”。清朝的诗人高锡恩把他的书斋取名为“友石斋”。其中最夸张的是南宋诗人林和靖，据说以梅花为妻子，仙鹤为儿子。于是，在“君子”们这里，高洁的友谊的象征并不是“桃园三结义”，而是松竹梅“岁寒三友”。这样，所有声称自己孤独得只能与植物和石头交往的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趣味的公共体。

这种“君子”之间的友谊显然有其浪漫之处。它否定了互惠的共通利益作为友谊的基础，友谊就成了灵性相通的结果。从而成功地把基于利益和背景的同事、同僚、同乡等关系排除出去。

但是人们偶尔也会质疑这种夸张的话语。比如有人就指出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